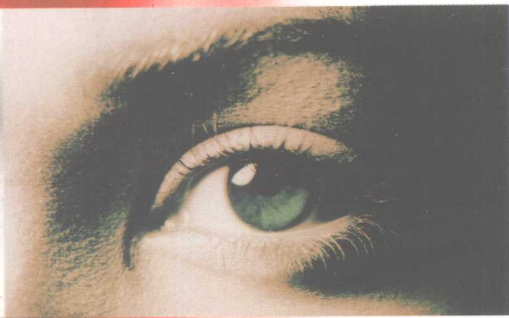


都市情感凹镜丛书之 ➡

乐疯了

Enjoyment is crazy



聂茂 / 著

城市“遮阳部落”“趣味派对”大曝光
直击都市异类的隐痛和隐私
揭开现代心灵最脆弱的部位
消费主义文化下的“身体革命”

民族出版社

乐疯了

聂茂 著



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巴音 乐燕

装帧设计:高 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乐疯了 / 聂茂著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3.12

ISBN 7-105-05884-6

I. 乐… II. 聂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5915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e56.com.cn>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:100013)

北京北七家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

开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0 字数:250 千字

定价:19.8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编辑室电话:64271909,发行部电话:64211734)

内容提要

“性派对”又叫“趣味派对”，它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代的美国，随后日本、德国、英国等年轻人追风逐浪，时髦一时。近年来，这股歪风也悄然潜入我国一些大都市，还美之名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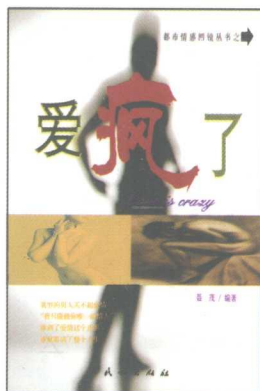
“乐疯了”。

然而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，你满足吗？快乐吗？你能面对你的伤痛吗？你能捍卫你的真情吗？“外遇”能够得到宽恕吗？你不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吗？

无疑，该书将会变成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而非单纯的一本书，人们可以诋毁它、议论它、赞赏它或贬低它，但却不得不面对它。

作者简介

聂茂，文学博士。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、上海复旦大学、新西兰怀卡托大学。已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。作品被《读者》、《青年文摘》、《文摘报》、《散文选刊》等选载。曾获世界华人文学奖、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小说一等奖、《人民文学》散文奖和湖南青年文学奖，等。著有：散文集《天地悠悠》、诗集《玻璃房子》、《因为爱你而光荣》和长篇纪实《乱世豪臣》、《草莽枯荣》、长篇小说《情泊奥克兰》等十余部；另有五卷本《聂茂文集》出版。



策划 高福厅 付宏

E-mail: gaofu@vip.sina.com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目录

Approaching the mysterious clique

序言 遮蔽与解密

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

神秘之门	/6
身体的挑衅	/9
奥克兰街上的“泰国灵媒”	/11
就像品咖啡一样的接触	/15
为什么蹲在我家门口	/17
激情中,有人大声喊门	/19
“四”字顺口溜:笑死最开心	/23
何必再当苦行僧	/28
你没有病吧	/30

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

女舞蹈家的乡下之逃	/34
阿东:我的心总是被无言的忧伤所划破	/35
美风美雨:赢得男人心的最佳办法就是当胸一枪	/38
狐狸的尖叫:与“黑珍珠”的异国之恋	/40
“爱”而不“做”,怎么知道是“爱”	/45
维也纳艳遇	/48
北伊州大学的“趣味派对”	/54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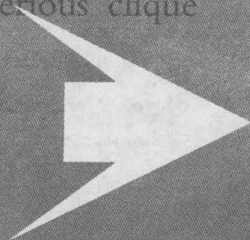
Approaching the mysterious clique

第三章 爱情杀手

租赁家庭:机场上的红玫瑰	/62
结婚,就是要出乎意外	/65
爱情杀手燃烧在肉体上	/69
淑女可以有激情吗	/75
妈,你有性趣吗	/80
点击爱情:“趣味派对”从“愚人节”晚上开始	/83

第四章 挤兑激情

盘点青春:高校名花的美丽旗帜	/90
“典当”女儿:教授老爹的悲情演出	/92
玻璃的爱情像花一样枯萎	/95
出墙的“红杏”遭遇“蒙古包”	/99
生死场:为“红杏出墙”作辩护	/101
爱情 = 性“爱”+ 激“情”	/104
肉体小偷与灵魂扒手	/106
“钱”碰到“权”的时候,就会变软	/109
九十九朵玫瑰撒下艾菲尔铁塔	/111



第五章 危机四伏

“身体失控”的尴尬事件	/120
瞄准：向对面楼里的“风情”开一枪	/121
文化震撼：我在美国找不着北	/126
家庭女医生的特殊爱好	/130
柏克莱的可爱之处与伊朗文化的“病毒”	/135
恋爱可以剔除幻想	/138
恐怖新闻：韩式饭团吃出手指来	/141

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

“杀子”的“汉文化”或自毁的“孝道”	/146
嫉妒：一柄带毒的暗箭	/148
戕母的“大和”文化与“骷髅墙”的启示	/149
冷漠：都市人的精神商标	/152
空白之旅：对一枝山花的生命忏悔	/156
戏谑曲：什么才是我最好的安眠药	/162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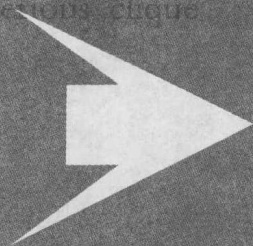
Approaching the mysterious clique

第七章 放牧欲望

亦幻亦真:在燃烧的大海里冲浪	/170
半推半就:我就这么入了梁山	/172
我刚刚洗了澡	/177
只要你对我好,一切好商量	/182
孤独的人是可耻的	/186
戒指的哲学与神父的愤怒	/189
给“情”过过秤,给“爱”量量血压	/194

第八章 障碍

“性贿赂”的出笼和“精神障碍”之遮蔽	/202
跌碎的花瓶:一千零一个梦	/205
人道主义的“关键点”与校园巡逻队之尴尬	/209
教授的困惑:遭遇“人道”	/214
“退化”的事实:爱情是一堆粪	/216



第九章 原始物语

渴望力度:粗暴的风景	/226
柔弱无助:狂雨中的亡魂	/229
“死便埋我!”与女人的“绝招”	/233
蛋糕里的秘密与天堂中的婚姻	/237
东京之夜:爱情的细胞是活的	/239
卡萨布兰卡:再弹一遍吧,山姆	/241
旧音符:“达明一派”的《迷惘夜车》	/245

第十章 激情巧克力

法西斯“小狼狗”与每一次都是新的	/254
男人骨子里坏,女人骨子里贱	/258
“媚妖”之死:敲响了“发克迷”族的色情丧钟	/261
借借你的爱或没有足的鸟	/264
布拉格的春天:花粉般情欲流向每一张浪漫的脸	/267
劫色强盗,我要你变成废物点心	/271
错肩而过:源远流长的河流	/274
炫美的枷锁与阉割的力量	/277
废弃的城堡:奶油般激情在这里储存	/279
野外偶得:红雨随心翻作浪	/281

汉语字典里找不到位置。“趣味”的空白使人在压抑的同时不敢表现自己的渴望,倘若谁将“趣味”与“欲念”二字沾在一起(所谓“桃色新闻”),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。

正如台湾女作家颜艾琳在谈到玛丹娜时说的那样:如果将美国的场景化成台北(大而言之整个中国),玛丹娜可能早腐烂在声色场所的角落,甚至吸毒而死,稍好一点的下场则是当情妇或高级应召;哪能写出十几首深具意义的歌曲,创下全球一亿两千万张音乐专辑的销售量,以及用趣味感肉身挑起舆论对“趣味的思考”?

这是很有创见的一段话。

因为中国人给“趣味”穿上了太沉太重太厚的袈裟,“趣味禁忌”和“趣味封闭”使人的性格遭到扭曲,许多人只有靠“意淫”来解除生理和心灵上的压抑。

鲁迅在《而已集·小杂感》里,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,那就是:“一见短袖子,立刻想到白臂膊,立刻想到全体,立刻想到生殖器,立刻想到性交,立刻想到杂交,立刻想到私生子。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里能够如此跃进。”

先生的这段话讲的就是“意淫”这档子事。

特别是中国的文革时期,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不敢涉及“性”,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主角都是没有“性”的特征,“革命”二字在“性”的问题上“革”得最彻底,以至新时期以来,文艺作品中稍有“性”的描写就立即引起轩然大波,如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等就被中国人当作“性文学”来解读的。

即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这种“误读”还时有发生,如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等都被读者当作了“性学指南”,而最为极端的则是贾平凹的《废都》,按照





作者自己的说法：这是一本注定要被“看走眼”的书，所谓“走眼”，意思是读者只盯着里面的“性描写”，评论家的批评也只着眼这一点，所谓“格调低俗”等都是因为看走了眼而乱说的。

贾平凹忍不住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禅的故事，他说有两个和尚过河，遇一女子过不了河在岸边啼哭，一个和尚将其抱着过了河。到了对岸，两个和尚继续赶路，另一个和尚说：“师兄，我们出家人是不近女色的，你怎么能抱那女子过河呢？”

这个和尚说：“我早把她放下了，你怎么还没有放下？”

“现在有些人看《废都》，是如这个和尚的。”贾平凹最后无可奈何地说。

其实“粮食”与“性”或者与“趣味”二字，乃人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能源体，因此，剥掉强加在“趣味”字上的那件袈裟，“趣味欲望”就像人们饿了就要吃饭一样，平常得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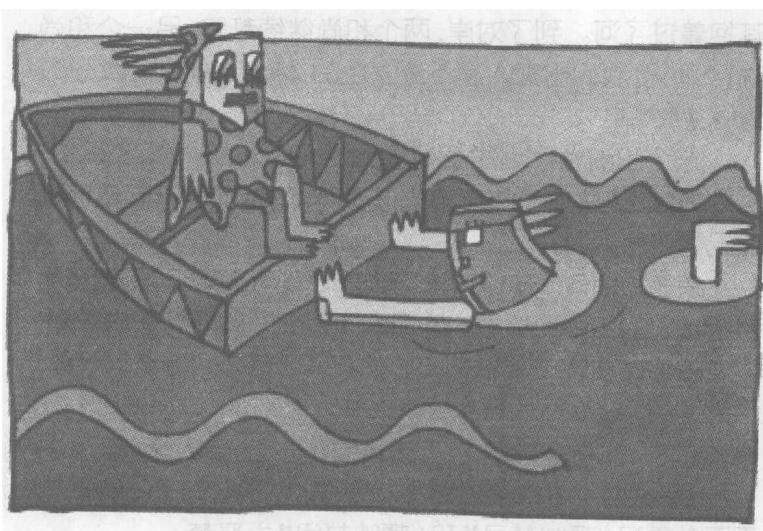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就能得道，就能超凡入圣。

总之，饮食男女不必害怕“趣味”，不必回避“趣味”，更不必重温“趣味禁忌”和“趣味封闭”之恶梦。

因为“趣味”不是洪水猛兽，不是精神鸦片；但“趣味”也不是青菜豆腐，不是像抽烟喝酒一样简单。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，我们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，从容面对，足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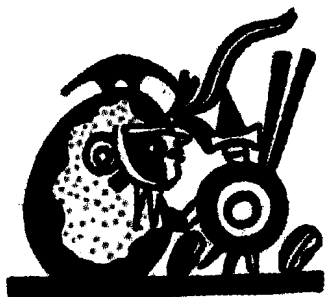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神说：“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，我的民，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，免得有分于她的罪，受她所受的灾害。”

聂茂



白云下的聚会

第一章



神秘之门

上午九点多钟，阳光像黄黄的橙汁倒满了我的窗口，十分亮丽。

我坐在房门口，在略带清冷的水泥地板上聚精会神地逗弄着三两只忙忙碌碌的蚂蚁。

一条影子朝我走来，说，“兄弟，得向你说个事儿。”

我一抬头，见是对门的钟国军，便又埋下头去逗弄我的蚂蚁，说：“你言语就是了。”

“今天我有一帮朋友来，晚上可能会有点闹。”钟国军说，“提前向你通个气。如果影响了你，就包涵点。”

钟国军是香港人，今年二十六岁。七岁那年随父母移民来到新西兰，一直住在奥克兰。他曾在南岛基督城的一所大学读了一个政治专业的学士，后在新西兰最大的华文报纸《自立快报》做了一两年的助理编辑。

因为薪水太低，他觉得意思不大，所以心血来潮，只身跑到汉密尔顿来，在怀卡多大学攻读法律，希望毕业后能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。

其时，我正在怀卡多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，在新西兰这个“白云升起的地方”，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。

记得刚来找房的那一天，钟国军蓬头垢面，穿百慕大短裤，说生硬的普通话，问我住的这一带是不是很安静。

我还以为他是哪里“黑下来”的小瘪三呢。

没想到几天后，他竟然在我的对门将汉密尔顿东区一栋最好的房子租了下来。

他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我过去喝咖啡。

看他租了这么大的房子，我原想他会有一大家子人要来





住的。

结果只是他一个人。

真是有钱人在这里摆谱“烧钱”！

当他得知我曾在国内一家大报做过多年的编辑记者，现在又当了省作协的专业作家，似乎找到了“知音”，便一个劲地问这问那，那样子像个无知的小学生。

有时深更半夜，他也“咚咚”地来敲我的门。

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。

其实，他只是想对我说，“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”

我发现他有些神经质又有点神秘的味道。

但我必须承认，他并不是个坏人。他经常自告奋勇去做好事，记得有一回，一连两个月我看不见他的人影，就跑到他的窗边去瞧，还敲他的门。

没想到，他房间竟然装了防盗报警器。

刺耳的警报器将我吓得回头便跑。

但他的房门还是静悄悄的，没有半点声响。

我在琢磨：这小子究竟是在读书还是干什么勾当？

直到他突然出现时，我发现他瘦兮兮的，就怀疑他是不是在吸毒。

他笑笑说，“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我的一帮弟兄将我带到斐济‘消魂岛’上去了。我这一身肉全部掉在那里了。玩得真开心！”

后来，他告诉我，他其实租不起这么好的房子。

“我是替朋友租的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

到新西兰后，我多了个心眼，凡是别人的私事，如果人家不是主动说及，最好不要去问。

否则触及人家伤痛，反而闹得尴尬。

而且我也知道，这里的人，一旦有“群聚性”活动，往往提前通知一下左邻右舍，就像现在钟国军做的这样，说是征求意见，其实是求得谅解。

因为左邻右舍没有谁会说：“不行，你今晚不能在这儿搞活动，否则我要报警。”

新西兰人很温和，不是万不得已，都很给你面子的。

但是作为当事人，你也要知趣，适可而止。

比方，晚上的活动一定不能搞得太晚。新西兰人一般过了晚上九点就不再接、打别人的电话，十点钟前基本上都会上床睡觉。

因此，如果你的活动搞得太晚，人家睡不着，心里烦，他们就会真的打电话给警察的。

警察来了后，虽然不会把你怎么样——如果你们是正常的聚会而不是“吸毒”或“群淫”等违法性活动的话，但警察会彬彬有礼地劝你立即停止活动，因为有人在告你了。

如果你连警察的话也不听，那就对不起，警察也不是白吃饭的。

电警棍、手铐和手枪等都带在身上。

当然没有谁愿意以身试法。

若是搞一个聚会，好好的活动不是自然终止而是因为警察来了后被迫终止，这显然是一件很扫兴的事儿。

钟国军来新西兰快二十年了，对这些情况当然很熟悉。看来，他一大早就去拜访了左邻右舍。到我这儿已经是扫尾工作了。

